

LOVE YOU FOR EVER

XINZIMEIZUOPINJI

辛紫眉作品集

追
爱
游
戏



追爱游戏

辛紫眉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辛紫眉作品集、台湾辛紫眉著·—兰州: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2.10

ISBN 7-80599-471-4

I. 辛… II. 追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62245

辛紫眉作品集

追爱游戏

辛紫眉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.5 字数:128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-80599-471-4/I·150

定价:9.80 元

追爱游戏

再过一个星期就过旧历新年了，徐品中和于欣宜结婚迄今，也只不过二个多星期而已，也因为要过年，所以他们取消蜜月计画，而工作的忙碌，足以令他们捉狂。自从徐氏兄弟相认后，徐品华三不五时便往湘宜工作室跑，他的工作不是丢给属下，就是利用机会丢给徐品中，而他每天则带着诚诚跟在袁湘娟屁股后面，如今诚诚和他是最佳拍档，除了他必须回家睡觉，向徐父报告徐品中父子状况外，所有时间他们叔侄二人均泡在一块，诚诚也不再黏着于欣宜或徐品中，弄得他们俩有时还挺不习惯的，而袁湘娟近来更是春风满面，意中人时时展开热烈的追求，让她虚荣心得到满足，连吵嘴都分外甜蜜。

楔子

深夜，一辆朋驰车疾速驶入阳明山上的一幢别墅，刺耳的煞车声，在黑夜里更显得惊心动魄！

屋内奔出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先生，急急的把这位身材高大心焦的男士迎进屋子里，嘴里不停喃喃的念着：“菩萨保佑！二少爷你终于赶回来了，急死人了。”

“施伯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爸爸都病了二天才通知我，为什么不送他到医院？”徐品华责备的质问在徐家服务近三十年的施伯。

“是……是老爷不让我通知你的，他说这次的香港会议很重要，对公司影响甚大，所以我才没有通知你。”施伯委屈的回答。

“那有没有找医生到家里来？到底是什么病？”徐品华焦急的问。

“林医生来过，他说老爷的血压高了点，心脏方面有些问题，最好去大医院检查，可是老爷执意不肯，只好先拿了药，暂时观察几天。”施伯着急的说明原委。

“对不起！施伯，我太急躁了，那爸现在呢？”徐品华惊觉自己的口气严厉了些。

“说什么话？老爷在房里，交待你一回来马上去见他。”

徐品华快步走进父亲的房里，看见父亲苍白孱弱呼吸沉重的躺在床上，心想：不该是这样的！六十几岁的父

亲应该是身体硬朗得能享受含饴弄孙的老人家，而不是一副病恹恹、日薄西山的样子。禁不任内心激动，他哽咽的走到床边，轻声的唤——“爸，我回来了。”

徐品刚迷糊的醒了过来，定了定神，说：“品华，你回来了，香港的事情顺利吧？”他有气无力的说，即使在病中也不忘关心儿子工作的情形。

“您放心，都办妥了。您好好的休养，不必操心公司的事。”

“唉！叫我怎么放得下心呢？你的性子我又不是不知道，要是你哥哥在就好了，这样你也就不必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了。”想到一家人不能团聚，徐品刚就心酸，说

“算算日子，你哥哥应该出来了，都几年过去了，难道他还不能原谅我吗？”

“爸，您就别想那么多了！错不在您，也许这是老天安排好要给哥哥的考验。”徐品华劝慰父亲。

“品华，把你哥哥找回来好吗？徐氏集团需要他。”

“好，您放心吧！我会尽全力把哥哥找回来的。”徐品华允诺道。

“要快点！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免得将来我把遗憾带进棺材里。”

“爸，别说丧气话，好好休息吧！”徐品华下定决心，即使把整个台湾翻遍，他也会不计任何代价的把他大哥找回家来团聚，让父亲重享天伦之乐。

第一章

火热的太阳无情的在台北街头发威，日正当中时刻，除非是白痴，否则有点常识的人 都懂得躲在冷气房里比较凉快，偏偏就有位女子怒气冲冲的从一栋气派的商业大厦走出来，安全帽也没戴上，便跳上一辆停在路边的机车疾驰而去。

于欣宜因满腔怒火，所以顶着大太阳倒不觉得难受，她一路上愤愤不平的嘀咕着：“想想自己是何等人物，哪会为了区区几十万块的广告业务去出卖色相？真要卖，不会去当公关小姐之类，还赚得更多，何必苦哈哈的和袁湘娟二人出来闯天下，求爷爷告奶奶的才招揽到一点广告业务，维持三餐温饱。这真是一个价值观极度扭曲的社会。”

谈到于欣宜和袁湘娟这对“亲密战友”可精采了！从求学时代迄今，两人可谓王八配绿豆，投缘极了，再加上又是邻居，关系更亲了。她俩的个性是天壤之别，于惊风配上袁郎中，互补得很，默契不用培养就浑然天成，两人几年相处下来建立了深厚情谊，也因此踏入社会后，才会合作共创事业，难得的是她们都对大众传播有浓厚的兴趣，于是双双投入广播方面的工作。于欣宜生性好动又急躁，所以负责对外拓展业务，袁湘娟个性沉稳又有耐性，所以负责制作节目。而她们这家“湘宜工作室”是专门制作和声音有关的业务，除了承包电台节目时段外，同

时也代理广告业务,为了维持成本开销,节目中也销售产品,可以兼具服务听众的功能。于欣宜有时也外接门市带、宣传车带子的制作,营业额虽不大,但一赶起工作来,可也是分身乏术,所以她们也请了小妹帮忙接电话及处理其它杂务。

由于她们对工作的投入,以致这些年来在感情上交了白卷,先声明不是没人追,只是二人都对感情这回事兴趣缺缺!严格来说,她们是爱情智障者,不过恋爱道理倒是懂得挺多的,而且还能讲得天花乱坠的,尤其是袁湘娟,身为电台节目主持人,在空中偶尔扮演爱情顾问的角色,也必须为听众解答感情上的疑难杂症,但是至今她们连实习的机会都没有。

于欣宜回到公司楼下,停好车,正想上楼,想想又转身走到不远处的售票亭,朗声的说:“阿婆,给我几瓶汽水及零嘴,好带上楼去喂那两个饥民。”

“于小姐你好,今天比较早回来啊!”阿婆一边迅速装好东西,一边热心的问。

“因没事就早点回公司。”她接过东西,付了帐,说:“我上去了,拜拜!”

她摇了摇手快步的进入大楼。

这时,有位疲惫的男子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了过来,顺手拿了份报纸,付了钱,说“阿婆,给我包烟。”说着便打开人事栏,仔细逐一的看着。

“先生,你在找‘头路’啊?现在‘头路’不好找哦!我们家小凝也是失业好久才找到‘头路’的。”阿婆操着台湾国语搭讪着,试图和那位男子聊天。

“嗯！”那名男子随口应声。

“找‘头路’要慢慢来。”阿婆又自顾自的说：“对了！你可以去十一楼找于小姐，她很好心，我们家小凝就是到她公司去做工，你去问问看，说不定她还会帮你介绍工作哦！”阿婆热心建议。

“是吗？”那名男子眼睛一亮，接着又迟疑的问：“他们公司有缺人吗？如果没缺人，那不是……”

“问问嘛！又不吃亏，快点上去试试看！”这位阿婆真是古道热肠。

这位男子马上鼓起勇气迅速踏入电梯，直上十一楼。他心想：是的！不试试看，怎么知道有没有工作机会呢？都整整八个月了，不知找了多少家公司，却没有一家肯雇用他！积欠了几个月的房租，儿子读幼稚园的费用，水电费、生活开销等等，可以说是债务累累，再没有收入，父子二人恐怕得流落街头了，幸好清晨还有个派报差事，可以勉强度日，要不然……唉！好不容易才把儿子从育幼院接回身边，说什么他也要让儿子衣食无虞，这些年来他从未尽到为人父的责任，愧疚感时时鞭笞着他。可是求职迄今，一次次的拒绝，让他灰心不已，光是今天就跑了五家公司，五家都摇头，连最起码的工友工作也拿不到，说不定再去这家公司应征，恐怕又是碰壁的下场，可是一想到他那嗷嗷待哺的儿子，他的勇气立即涌了上来。

出了电梯，左瞧右看，只有一家门口墙上挂块原木，上头刻着“湘宜工作室”

几个大字，他心想：大概就是这家吧？可是怎么有点像住家的样子呢？还好有个落地透明门，于是他镇定的

推开门,放眼望去,实在挺没规模的,小小的办公室,摆了二、三张桌子,那上面!天啊!那是张桌子吗?只见上头堆满杂物,有卡带、CD、盒子、卷宗、本子、散乱的文具……等,还有些叫不出名称的东西,大门的右边有扇厚重的门,往里走也有扇厚重的门,门上头正亮着红灯,大门左边靠着张桌子,只见一位年约十七、八岁的小女生正接着电话,手上拿着笔,低着头在快速抄着资料。另一边有位长得挺标致的女孩,也正讲着电话,清脆的笑声充斥整个室内,看着那位女孩,他的心怦怦跳了一下,该怎么形容她呢?乌黑长发随意披散着,说她国色天香有点夸张,但距离漂亮程度嘛又够不上,应该说她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和特性,耐人寻味,令人不由自主地想多看两眼。

终于有人发现他的存在了。

猛看到他时,小女生吓了一跳,心想:什么时候站了个人在那里呢?她赶忙出声招呼:“先生,你要找人吗?有什么事?”

“我找你们老板,有点事要和她谈。”他显得局促不安。

“你等一下,她正在讲电话。”

正说着,于欣宜也挂上电话,同时也发现了他,她的眼睛一亮——“你好,有什么事吗?”她客气的问道。

“你好!我叫徐品中,我需要一份工作,是楼下售票亭的阿婆叫我上来问问看,不知道贵公司有没有缺人手?”他急促而坚定的说明来意。“我什么工作都可以做,薪水多少都没关系,我会很认真的工作的。”天知道,他有多需要用钱。

于欣宜打量着他，实在很想拒绝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“不”字硬是出不了口。

他大约有一百八十公分以上，一身的尘埃，满脸的疲惫，浑身上下充满沧桑的味道，他应该有三十几岁吧？可是为什么那双眼睛透露出无限的伤痛？于欣宜不禁想着

他曾有过什么样的遭遇？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？他那诚恳、急切的语气，让她内心涌上一股莫名的波动，令她感到心悸不安。

“请坐吧！你认识阿婆？”她好奇的问。

“刚刚才认识。”他摇头。

“那……你工作找很久了吗？你有履历表吗？”见他摇头，她只好说：“那请你说一说背景吧！”于欣宜实在有点慌乱，情绪莫名其妙的不对劲。

“好的！我曾犯了过失杀人罪，八个月前才出狱，我到很多家公司应征过，但他们都不敢雇用我，因为我曾是个杀人犯。”徐品中决定据实相告，因为他痛恨欺骗，若不是这样，他也不会有那场牢狱之灾，沦落到找不到工作的地步。他已付出惨痛的代价，可是，他刻意忽略掠过脑海的陈年往事。

“你不像是作奸犯科的人。”于欣宜很惊讶地盯着他，同时也欣赏他的坦白。

“我不是。”徐品中坦然面对于欣宜的注视，随即露出不愿深谈的神色，等待于欣宜的答案。

良久，良久，她终于开口了。

“我需要一位送货的外务员，起薪二万五，供午餐，试用三个月，之后再视状况调薪，明天开始上班，到时再跟

你说明详细的工作内容,有问题吗?”于欣宜很快的做了决定,可是他怎么半天没反应呢?她提高音量再次问道“有问题吗?徐先生。”

“你——你——是说我明天——明天上班……我可以……”徐品中语无伦次的,他无法相信,终于有人肯雇用他了!她不在意他有前科。

“没错,你被录用了,明天上班。”于欣宜肯定的告诉徐品中。

“谢谢!谢谢!真的谢谢你,我绝对、一定会好好的工作,我……”感激的话还没说完即被打断。

“好了,没什么。”于欣宜连忙打断他的话,说:“我叫于欣宜,我还有个合伙拍档叫袁湘娟,她正在录音,另外她叫小凝,好了,明天见。”

于欣宜之所以急急打断徐品中的话,实在是不习惯别人对她的感激,她莫名的不忍心看他感激涕零的样子,仿佛她是他的再造恩人,给了他多大恩惠似的,他那样子让她没来由觉得心疼,没搞错吧?心疼……

当徐品中的身影一消失在电梯中,小凝便跳起来,紧张的直问于欣宜:“于姊,你真的要录用那个人?他是杀人犯耶,会不会有危险?万一他是坏人怎么办?”小凝无法想象和杀人犯共处一室的情形,那天他要是突然发飙,十条命也不够死啊!她这个女老板做事一向没大脑,难怪小凝会害怕。

“安啦!他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,没事少胡思乱想。”于欣宜不耐烦的说,心想难道杀人犯就不是人吗?“可是……”这时,高挑的漂亮宝贝袁湘娟正录完备档节目,

从录音室走出来,小凝马上捉住她,急忙的说“袁姊,刚刚于姊雇了一个杀人犯,她也没有看人家的身分证,就叫他明天来上班。”

小凝真怀疑于欣宜是不是头壳坏了,平常她就是脱线专家,这会儿又惹了麻烦,小凝真的哭笑不得,有这种老板,究竟是幸或不幸呢?“杀人犯?你又冲动不用大脑了?!说!把事情给我交待清楚!”袁湘娟火大了,心想:她每次都这样,都三十岁的人了,老是跟个小孩似的。

“嗯……就刚刚嘛,有个男的他叫徐品中,因为他犯过罪,所以都找不到工作,我看他很诚实啊,又诚恳的……所以——所以就——就……”于欣宜嗫嚅的说。她呀!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袁湘娟冒火,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场面。

“你就叫人家来上班!请问他是那里人?什么来历?住那里?今年几岁?什么大学毕业的?曾做过什么工作?专长?兴趣?”袁湘娟耐着性子问她也告诉自己:要冷静!要冷静!

“我……不知道!忘了——忘了问。”于欣宜小声的说。

“忘了、忘了,你没脑子啊?你就叫一个来路不明,而且又是个杀人犯到公司来上班!”袁湘娟气得大叫。

“杀人犯又怎么样?他也是人啊!人非圣贤,哪个人会不犯错,再说,他也接受过法律的制裁了,难道犯过错的人,就没有机会重新来过吗?大家不是常说要原谅别人的过失吗?难道这些都是口号?这个社会已经有太多的伪君子了,不差我们两个;明明我们有能力提供给那些

犯过错的人一个自新重生的机会,为什么不去做呢?自己都无法办到的事,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做到呢?大家只会宽以待己,严以律人,二套行为标准,这根本就是伪善的行为,何况咱们又是媒体工作者,更该心口如一,不是吗?假如我们剥夺了他们自新的机会,无疑是将他们再度推向黑暗的深渊,这跟刽子手没两样。湘娟,我们只不过是提供个小小的机会,没啥损失,可是对他们而言,这可是一个生命更新的契机,请你想一想,好吗?”于欣宜慷慨激昂的陈述自己的看法。

“万一是引狼入室,怎么办?”这才是袁湘娟担心的。

“不会的,我们对人性要有信心嘛!天底下有那个人会主动向别人坦白自己曾经犯过罪,光这一点他就值得表扬了,毕竟现今社会里,有诚实这项美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。回过头来再想一想,增加个人手也不错,以后就由他负责听众服务产品的热线,同时也可以送送货,尤其是每个月还可以节省一笔高额的快递费用支出,因为那笔钱抵得上请一个人的一个月薪资也可以减轻小凝的工作量,反正多个人手就多分担些工作,这可是一举数得。”她得意的简单扼要的分析状况。

人性本善是于欣宜所崇尚的信念,在她单纯的想法中,深刻相信宇宙里的万事万物都是美好的,即使有些瑕疵,也是理所当然的事,就连不完美也是美好的,有点矛盾吧!容易相信别人,是她最大的优点也是缺点,天生的慈悲心肠,常常让她吃了不少亏,可是她从来不会记取教训。

袁湘娟默默的听完于欣宜的长篇大论,不禁想起这

些年来和她携手共创事业后,所面临的种种人生考验……而在这人欲横流的社会里,人类善良的本性都快被淹没了,难得于欣宜还保有这颗真诚、关怀生命的心,自己为什么不能向她看齐呢?想到这,她不禁叹了口气,说:“好吧!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!你有这样的好心肠,如果我再阻拦,就有些过分了,再说我可不想成为千古罪人。”释然的心情真轻松,毕竟帮助人是件快乐的事。

“太好了!好心的姑娘才找得到好婆家,嫁个好老公,免得到时沦落成孤单的老女人。”于欣宜打趣地道。

“去你的,少没正经了。对了!国兴家电的广告进展如何了,这可是个大案子哦,约签到了才有好日子过,负责家电这部分的头头找到了吗?”袁湘娟突然想到她们目前正争取的广告业务,也只有像她们这种天不怕地不怕、勇往直前的个性,才敢和实力雄厚的广告商竞争,尤其是和这种组织庞大的企业财团打交道。

“说到这,我就一肚子火!”于欣宜忿忿的说。

说起徐氏集团,那可是台湾商业界的奇迹。而徐氏王国创始人徐品刚更是一个传奇人物,他在短短几十年内,便白手起家建立了跨越国际的大财团,称霸台湾商业界,主导市场经济方向。徐氏企业呈多元化发展,它旗下有金融、保险、航运、家电、百货等行业,光财产就无法估计,难得的是徐氏集团的信誉卓著,企业形象又好,而这些都是徐品刚带着一批优秀人才,凭着苦干实干的精神打拼出来的成果。即使坊间有许多小道杂志刊载徐氏秘闻、徐品刚奋斗史、徐氏兄弟风流秘辛……等,也撼摇不了徐氏王国的地位,反而替他们增添许多神秘色彩,成为

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。

假如她们能够签下徐氏企业旗下任何一家公司的广告业务,不仅荷包丰收,“湘宜工作室”也能在广告界打响名号,难怪她们卯足了劲,全力以赴。当然喽!

再庞大的企业,不管名声多好,总是会有害群之马,所以,于欣宜碰到阻碍了;一想到去国兴家电维修的情形,以及那位宣传课课长的嘴脸,她就一肚子火。

“你知道吗?那位宣传课课长居然狮子大开口,开出抽百分之二十的回扣条件,而且还得和他培养私人关系,否则这件 case 就会遭到搁置的命运,何时解冻端看咱们的诚意,可恨的是,他是把话挑明的说!烂芭乐!”她激动得骂起粗话了。

“那他是吃定我们喽?”袁湘娟冷静思索对策的说
“他应该只是个小课长而已,权限不大吧?”

“问题是他挡在中间,不把案子往上报,谁会知道有我们这号人物!”于欣宜没好气的说“再说,比咱们大的广告商不下十家,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嘛!机会渺茫。”她越想志气越短小。

“有没有其它管道可以运用,或者再开辟新线?”袁湘娟不放弃的说。

“什么?!光这个宣传课长的线,我就耗费二个月来布线,已欠下不少人情债了,你还忍心要我另辟新管道!”于欣宜最怕人情债,难还哪!

“这样吧!反正国兴家电是被挡了道,不如改攻国兴百货,我想家电和百货应该分属不同系统,管理应该也不一样,再拟个百货公司的媒体建议案,如何?”袁湘娟的头

脑是赛 诸葛,一动起脑筋来,功力凡人无法挡。

“难道你要我放弃国兴家电?它可是花了我不少工夫耶!”

“谁说要放弃,只不过改个道,借着谈百货公司这件 case,多少探点军情,弄清楚徐 氏关系企业的管理情形,再回头来攻击,不论是签到百货公司或家电这边的广告,都是赚的,不好吗?广告约拿到后,再找个法子将那个课长一军,还怕消不了气吗?”最毒妇人心,用在袁湘娟身上一点也不为过。

“佩服佩服!够炫!”此刻于欣宜不禁发挥其想象力,脑海浮现出那个课长栽在她手 上的衰样,一时快乐得手舞足蹈起来。“有恩即忘,有仇必报”可是她的座右铭,她心想 未来的日子,肯定精采绝伦,错过可惜哪!

自湘宜工作室出来后,徐品中一路心情轻松的赶到幼稚园接儿子。

“宋老师,谢谢您,麻烦您了。”徐品中一手牵着宝贝儿子徐家诚,一边频频向幼教 老师道谢。

“不客气,徐先生,这是应该的,互相嘛!”

因为这位宋老师好心的答应徐品中,以后放学后,继续让徐家诚留在幼稚园 里,等他下班后再过来把儿子接回家,同时也宽贷他积欠的点心费,等他领了薪水再 补缴。人间还是处处有温暖的,不是吗?“爸爸你找到工作了?”才四岁的徐家诚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父亲,在这世 界上他最爱的人就是爸爸了!

“嗯!明天就开始工作了。诚诚你要乖乖留在幼儿园里,等爸爸去接你,知道吗?”徐品中嘱咐着儿子。